

我们曾经共同拥有过一段年轻的岁月，
拥有同一种永远醒着的梦

初恋

First Love

[俄] 屠格涅夫/著 白雅/编译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初恋

〔俄〕屠格涅夫
白雅 编译

著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责任编辑:虞晖 罗义锦

装帧设计:水木工作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初恋/(俄罗斯)屠格涅夫著;白雅编译. —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12

ISBN 7-80069-641-3

I. 初... II. ①屠...②白... III. 中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8542 号

初 恋

(俄罗斯)屠格涅夫 著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1 月第一版 2005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5.625 字数:55 千字

印数:0001-20000 册

ISBN 7-80069-641-3/I·27 定价:13.50 元

译者序



《初恋》是屠格涅夫（1818 - 1883）中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发表于1860年，是根据作者少年时期的印象而完成的。屠格涅夫的小说题材源于生活，而小说中的主人翁也大多能在其所在的时代生活中找到原型。《初恋》中的几个角色就是以作者的父母亲和他少年时期爱恋过的少女为原型。全书以一位没落贵族之家的公爵小姐为中心展开故事情节。

齐娜伊达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出生于一个没落的贵族之家。她年轻、美丽，然而仿佛又是一个没有教养、行为放浪、我行我素的女人。她用各种游戏



捉弄为她神魂颠倒的一群崇拜爱慕者。“将他们全都牢牢地拴住，拴在自己的脚边”。但内心深处，她却厌恶他们的庸俗无聊，渴望爱一个能征服自己，使自己愿为之付出一切的人。

奥罗佳是一位十六岁的少年，他纯真无邪，对齐娜伊达所表现出的那种爱恋之情是激动而紧张、羞涩而兴奋的。在小说中，作者将这种纯真的感情描写得相当细腻、真实，而奥罗佳自认为的初恋对齐娜伊达来说，其实只是一种孩子的行为。

奥罗佳的父亲是位追求自我意志的人，他认为，“惟有意志，个人的意志，才能赋予你力量，它比自由更强大，只要拥有自己的意志，那你就获得了自由，而且可以征服一切。”但是，他所谓的自由意志却是驾御别人的意志。齐娜伊达认为他是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因此愿为

他默默承受一切，甚至在他鞭打她后，她还亲吻手臂上血红的鞭痕。他们之间的爱情是多么不平等啊！他追求她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寻求一时的快乐，而她却甘愿成为他的奴隶。屠格涅夫认为，贵族社会的那种“奴役人的习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现实生活中爱情不平等的现象，这种现象让他觉得人类最美好、最圣洁的爱情“是锁链，是沉重的锁链”。





献给帕·瓦·安年科夫



十二点半的钟声敲响了，客人们早已散去。房间里只剩下主人、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和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这时主人摇了摇铃铛，吩咐仆人前来收拾杯盘狼藉的餐桌。

“好吧！那么就这样定下来，”主人说，一边向椅子里面靠了靠，一边点着了雪茄抽起来，“我们每个人都得讲一讲关于自己初恋的故事。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您先开始吧！”

于是头发淡黄、身体浑圆、脸颊发胖的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抬头看了看主人，又看了看天花板，说：“我没有初恋，我是直接开始第二次恋爱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很简单。我十八岁的时候第一次追求一位十分迷人的小姐。我巴结讨好她，以搏取她的欢心，可是实际上我对她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当时的感觉就如同我后来追



求别的女人的感觉一样平淡。说实话，我的奶奶才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爱的人。但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我才五六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已记不清了，即使我还记得，又有谁会对此感兴趣呢？”

“这可怎么办呢？”主人说，“我的初恋也不值一提。因为我与我的妻子——安娜·伊凡诺芙娜认识以前，与任何人都没相爱过。况且我们认识后，双方的父母都很满意，不久我们就相爱了，接着就结婚。我的初恋一帆风顺，只需三言两语就说完了。不过，先生们，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想让你们两位来做文章的，毕竟你们已不是年轻的单身汉了。好，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这下该您了，讲讲您初恋的趣事吧。”

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四十岁左右，一头乌黑的头发夹杂着少许银丝。听到主人的话，他开始慢吞吞地说：“我的初恋可没那

么简单!”

“真的吗?”主人和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惊喜得几乎异口同声地说:“那太好了!快讲给我们听吧!”

“行……哦不,我不能讲。我讲故事时很啰嗦,而且有时说话也语无伦次,干瘪不生动,你们肯定会认为我不知所云。这样吧,要是你们乐意听,我就先把它写下来,然后再读给你们听。”

两个朋友开始不太同意,但又拗不过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于是只有勉强同意了。两星期后,当他们再相聚时,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果然没令他们失望。

他把他的初恋故事读给他们听:





我记得当时是 1833 年，那时我只有十六岁，随我父母住在莫斯科的一幢别墅里，它位于卢卡加关卡^①附近，涅斯库什尼公园对面，是我们租来的。当时我正准备考大学，不过我对此根本不在乎。

我的日子过得逍遥自在，尤其是在我的最后一位家庭教师走了之后，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位家庭教师是法国人，他整天愁眉苦脸地躺在床上，因为他想

① 过去由莫斯科通往各大城市的公路上在出莫斯科城处均设有关卡。



不通自己怎么会“像颗炸弹”^①一样落到俄国来。我的父亲待我时而亲切时而冷淡，而母亲则根本不把我当回事，虽然我是他们惟一的孩子。我父亲当时年轻英俊，母亲长他十岁，父亲是为了某种利害关系才娶了我母亲，所以，母亲的生活就可悲了。她常生气，爱激动也爱嫉妒人——但因我父亲神情严肃而冷漠，而且又有意疏远她，所以她是不敢在他面前发作的。我也从未见过比我父亲更冷酷、自信，更独断而恣意妄为的人。

在别墅度过的头几个星期，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我们从城里搬过来那天，正好是5月9日——尼古拉节日^②，此后天气一直晴朗、明丽。刚到一个新的地方，我非常好奇，到处游逛赏玩，有时

① 原文为法语。

② 东正教节日，为纪念公元4世纪的圣人尼古拉。据说他还是儿童和海员的保护神。



去别墅的花园里转转，有时又去涅斯库什尼公园看看，有时还跑到野外去观赏田野风光。但我不管去哪儿，也没忘随身带着书本（比如凯达诺夫的教科书），然而除了大声朗诵我所熟记的大量诗篇以外，我很少打开书认真地读。那时的我虽值风华正茂之际，却常喜好无病呻吟——觉得我周围的一切既甜美舒心，又荒诞离奇；我的心中充满了渴望却又满怀恐惧，但对这一切都觉得神秘新奇，于是我振作精神，以饱满的心态去拥抱它们。我总爱围绕同样的念头浮想联翩，它们千变万化充斥于我的脑海，就像一只不停翻飞、疾绕钟楼的雨燕。我开始沉思冥想，又感到苦闷彷徨，甚至随之而泣——这时，不管是美妙动人的诗篇，还是绚丽迷人的黄昏，都令我黯然神伤，泪流满面，但是，那种洋溢着生命活力的感觉，那种青春年华的欢乐，却无法

遏制，它正随着苦闷忧郁，蓬勃如春草一样滋生成长。

我时常为我的矮小坐骑备鞍戴辔，一个人骑着它飞奔到遥远的地方，有时我策马飞奔，感觉自己像中世纪的武士一样神气活现——耳边风声呼啸而过，这是多么愉快啊！我不时地抬头凝望苍穹，尽情地呼吸清新的空气，尽情地享受那明媚的阳光和湛蓝的天空。

那时候，我记得，女性、女性的爱、女性的形象，在我的心中都如幻影，是缥缈的，又像是真实的。我对女性的所感所想，一切都使我的内心深处萌生着一种新奇但无法表达的甜蜜感，它是朦胧的，令人感到羞涩，又令人心神荡漾……

我的身心都渗透着这种感觉：我呼吸的空气中到处弥漫着它，我奔腾涌动的鲜血中都浸满了它的骚动……它肯定





会在不久的将来变为现实。

我们家租的那幢别墅是木头结构的，中间是带廊柱的正宅，正宅两旁各有一排侧屋。左边的侧屋是制作廉价壁纸的小作坊。我曾多次溜进去看那十几个童工如何做工，他们个个骨瘦如柴、蓬头垢面，穿着满是油污的长袍，面黄肌瘦、疲惫不堪。他们不停地跳来跳去，靠自己纤瘦的身躯，踩压印刷机加压的木杆，使它印出各色花纹的壁纸。而右边的那排侧屋是空的，正待出租。大约距离5月9日已有三个星期，那排空侧屋的百叶窗被打开了，出现了几个女人的面孔——肯定有哪户人家住进去了。我还记得当天吃午饭的时候，母亲问管家，新来的邻居是什么人，当她听说是姓札谢金娜的公爵夫人时，起初还带着些许敬意地说：“啊！公爵夫人……”随后又加了一句，“看起来倒像位穷酸的公爵夫

人。”

“是三辆出租马车把他们拉过来的，夫人。”管家恭敬地端上菜，一边说：“他们自己没有马车，夫人，家具也很少。”

“嗯！”母亲说，“这些无所谓，反正房子总算是租出去了。”

不错，札谢金娜公爵夫人不像是位富裕的女人，她租那么破烂、矮小的侧房，要是稍有点钱，人们是不会住这样的屋子的。不过，我当时并没多在意这些话。我是毫不在意什么公爵头衔的：因为席勒的作品《强盗》^①我刚刚看完。

① 《强盗》是德国著名诗人、剧作家席勒（1759—1805）青年时代的作品，他通过一个伯爵之家的故事，深刻地揭露了当时政治的腐败黑暗。

二



每日黄昏带着猎枪在我家花园里来回巡视是我当时的一大喜好，我要伺机猎打乌鸦。这种狡黠警觉而又贪得无厌的鸟儿，我早就恨之入骨。刚才所说的那一天，我又照常去了花园，但我走遍了林中小径却一无所获。这群可恶的乌鸦，它们已经认得我了，只待在远处不时鼓噪几声。不知不觉中，我来到一道矮篱笆旁，这是一条分界线，把我们家的花园和右边侧屋的狭长地带隔开。我正低头走着，突然，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我不禁抬头朝篱笆那儿望去——一下子愣住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幅